



TIANCI
LIANGYUAN

天賜良緣

『你要是不讨厌又岂会让她独守空房？
现在整个京城都传遍了。』
『这些无聊的话，你也信？』
梵缺 著

第 一 風 華

DIYI
FENGHUA
1

史上最萌最宠
最最腹黑夫妻搭档
来自不同的世界
演绎不同的传奇

腾讯文学旗下
王牌作家梵缺
将男女间最美
最动人的情感
演绎到极致

本文原名：《爆笑龙妃》

首发点击：20312681次

评论：159792条

累计收藏：274721人

推荐：52184次

人前，她柔弱娴静，端庄守礼；
人后，她阴险狡诈，毒舌圆滑。
外表，他俊美无比，清雅淡泊；
暗中，他杀伐果断，惊才绝艳。

红尘追逐，舍生忘死。
此生，你不离，我便不弃！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附录 (910) 目录附录并图

附录一 著者及译者 附录二 著者及译者 附录三 著者及译者



TIANGI
LIANGYUAN

天赐良缘

梵缺 著

第一风华

DIYI
FENGHUA
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风华. 1, 天赐良缘: 全2册 / 梵缺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578-8

I. ①第… II. ①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9546号

书 名 第一风华. 1, 天赐良缘
作 者 梵 缺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戚兆磊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284千字
印 张 26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578-8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梵缺

腾讯文学明星作家，迄今已创作完成十余部作品。
其作品轻松幽默，深受读者喜爱。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fanque>

腾讯微博: <http://t.qq.com/fanque>

爱悦读 爱生活

互动微博: <http://weibo.com/qizhaolei>

投稿邮箱: qizhaolei@126.com



—— 阅读改变女性 · 女性改变未来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风华

目录

CONTENTS
上册

- 第一章 名声不佳 1
- 第二章 妻不如妾 21
- 第三章 洞房花烛 39
- 第四章 默默相护 59
- 第五章 暗藏杀机 81
- 第六章 城外惊魂 101
- 第七章 亲情淡薄 119
- 第八章 命悬一线 143
- 第九章 不离不弃 159
- 第十章 银发男子 181

第一百风华

目录 CONTENTS 下册

第十一章 王妃有喜 205

第十二章 曲府闹剧 223

第十三章 天生一对 243

第十四章 国宴风波 265

第十五章 连环暗杀 287

第十六章 有惊无险 313

第十七章 帝令秘密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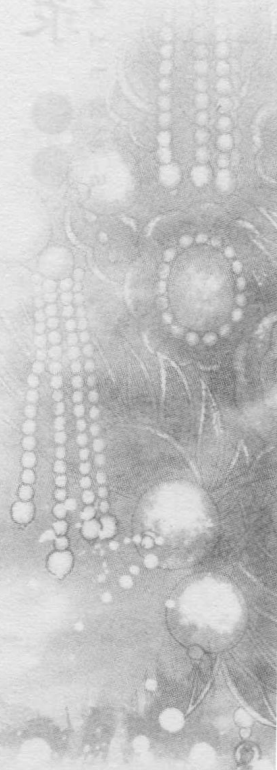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情深缘浅 355

第十九章 商战坑爷 377

第二十章 诡异消失 393

第一百风华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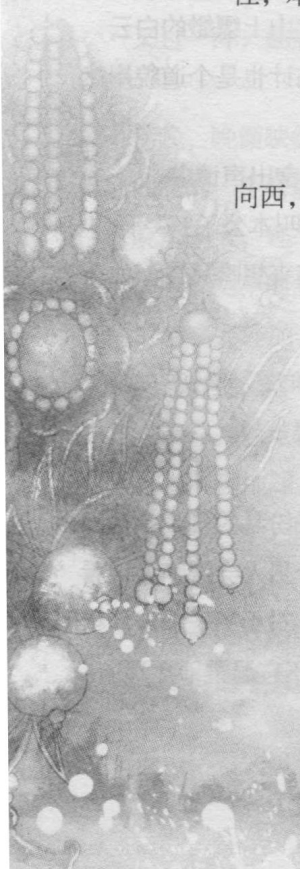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名声不佳

墨连城像经过深思熟虑，又添数条家规，道：“记住，本王说一，你就不能答二。”

“是。”那她答三便是了，也不麻烦。

“本王要你往东，你就不能向西。”

“是。”她温顺点头。如果自己不想往东也不准向西，那往南向北似乎也不错，问题不大。



在一片名字快要被人类遗忘的大陆上，诸国林立。

东岳国，为众强国之一，建国四十三年。

如今，国内四方平定，民安国泰。

繁华的东岳京城、目前茶楼酒肆最热门的谈资，不是哪个寡妇偷汉，青楼女子从良等，而是皇帝突然下旨赐婚——曲尚书仅剩的一名庶女将嫁给京中炙手可热的八王爷墨连城为正妃，完全颠覆东岳百姓门当户对的思想。不过，也有人觉得曲尚书是烧了八辈子高香，四个闺女不分嫡庶全部嫁进皇家，无一遗漏。

曲府，宅院森森。

今日与往常不同，粗使丫鬟和婆子来来回回打扫布置，据说将有贵客拜访。后花园中，在养着珍贵锦鲤的小池旁静立一名白衣绝美少女，肤如凝脂，眼似秋波，唇不点而嫣红，眉不画而青黛，眉头似蹙非蹙，幽怨哀思。

须臾，少女来到墙边，弯下腰，快速将裙角拉高再打了个结，放开手脚往池子旁边的一处小假山攀爬，踩着旁边大树上一根摇摇欲坠的树杈，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爬上墙头。她伏在围墙上往外面清幽的小巷张望，入眼的高度令她的美眸中闪过一抹惧意。

正当她心急之际，骤见巷口有人进来。那一袭金丝绣边的锦白长袍，裹着翠柏青松般无可挑剔的身姿，悠闲漫步而来。他风姿卓绝，像青山上缥缈的白云，月光下幽幽的流水……很快，她不以为然地撇撇小嘴：这厮估计也是个道貌岸然的主。

“嗨，那位公子，请等等。”曲檀儿美眸如盈盈春水，温言出声请求。

男子轻抬首，静静地望着墙上的她，温声问：“你——在叫本公子？”

“是，是的。”她温婉轻语，“小女子因一时贪玩爬上墙来想瞧风景，如今下不来，能否请公子帮一把？”

“男女授受不亲。”他淡淡地拒绝。

“现在无人，公子多虑了。”

“良心不安。”他依然袖手旁观。

“安……”曲檀儿忍住骂人的冲动。骤然听见院落里传来纷乱的脚步声，她急切间也自知不能再磨蹭，决定赌上一把。古往今来有哪一个男人会眼睁睁地看着美女摔下围墙却不救的？须知，她对自己的容貌无比自信，对于男子那点沙猪主义的齷齪小心理也无比坚信。于是，果断先往下跳，跳时尚不忘温柔地提醒道：

“公子，请接小女子一把……”

“抱——”

男子的话尚未说完。

便已经有人悔不当初。

砰！某女摔一个狗吃屎。

有一瞬间，男子竟挪开身体避开掉下来的她，同时唇里逸出一个“歉”字，抱歉的歉，而不是说要抱住她。

噗！曲檀儿苦着小脸把泥沙吐出去。她美眸一狠，却是谁都没瞪，只瞪着地面。怎这般倒霉，遇上一个心黑的男人？她脱口愤愤然地问：“刚刚为何不接住我？”

男子举止优雅地轻弹身上的灰尘，不以为然地反问：“本公子有说要接住你吗？”

“但是你也说没接啊。”

“所以，你才会掉到地上。”

“……”

霎时，她第一个念头不是想着爬起来，而是想一脚将他踹进茅坑，那他就近屎（死）了。须臾，一群丫鬟和婆子匆匆赶出，急急把她架起，从后门赶回府。

男子饶有趣味地看着她们匆匆离去。

又过一阵，曲府因贵客来临，热闹不已。

傍晚，晚霞映红半边天。

曲府的一个僻静小院落里。

院落不大，连个具体的院名亦无，布局也谈不上雅致。庭院墙边种着一棵老桃树，住了两年的曲檀儿从没见过它开过一次花，更别提结果。院中间有座小假山，简陋的凉亭，外加一个养什么鱼都必死的小水池。

清风吹过，落叶无声。唯独房门紧闭，屋内传出声声幽怨的哀号。

“镜心，轻点轻点，肿起来了。”曲檀儿躺在掉漆的拔步床榻上，苦着脸。从东岳国混到地球，第一次见到如此极品的男人。男人不是都讲究风度吗？就算没风度，见到美女也应该有点温度吧？他却能冷眼旁观，心要多黑才做得出来？！难以想象。

有位青色衣裙的丫鬟坐在床边，清秀的脸上露出几分无奈，正小心翼翼地给曲檀儿青肿的地方上药酒，她低声提醒道：“小姐，若被九姨娘知道，又要偷偷掉眼泪了。”

“那也没办法，今天丫鬟婆子都被调去前院帮忙，正是一个好机会，可我没料到墙加高了，肯定是曲老贼婆的馊主意。真是天要亡我，这一次逃不掉就要嫁人，我才十六，对不对？”她还未成年，这些人就想摧残国家幼苗。

镜心无视曲檀儿的感叹，好奇地问：“八王爷今日来府上了，小姐有见着吗？”

曲檀儿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我都摔成这样了，大夫人不会让我出去丢脸的。”

恰在此时，屋内走进一个紫衣女子，柳眉凤目，美艳动人，她揶揄说：“镜心，她那是活该受罪，你就别替她操心了。多少女子盼都盼不来的亲事，她怎就不喜欢呢？”

“你喜欢，你替我嫁吧。”曲檀儿异想天开。数月前，曲檀儿偶然间在府门口发现昏迷的苏月拉，她不顾九姨娘的反对，坚持将苏月拉救回府内。苏月拉暂时住了下来，成了她来到东岳国交到的第二个朋友。第一个朋友自然是镜心，据说是“她”自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关系比亲姐妹还亲。

“我也想呀，奈何皇上赐婚的名字不是我。好了，听说曲老爷已经吩咐人准备成亲事宜了。”苏月拉将刚得到的消息道出。

“真是急呀，曲江临大人。”曲檀儿脸色微暗，语调也略含讽刺。想起前夜与曲江临的单独深谈，他再三强调她是曲家的女儿，要替曲府着想，等等。不过话说回来，曲檀儿一直想不明白，光凭她一个妾生的庶女，名声又不好，哪来的资格摊上王妃这样的好差事？

蓦然，院外传来繁杂急促的脚步声。

曲檀儿猛地坐起，咬牙切齿道：“死老太婆，原以为我要成亲，她会顾忌一点。”

苏月拉和镜心也面露担忧。

夜幕来临。

曲府的祠堂，祖宗牌位前的地板上跪着一名柔弱的女子。旁边有位锦衣华服、眉眼间隐藏阴狠的中年妇人和数名丫鬟婆子，祠堂门外守着家丁。中年妇人正是曲府的大夫人、曲江临的正室、东岳国大王妃的生母。

“关门，取家法。”大夫人板着脸，冷漠地说道。

门迅速关上，有名婆子取出一根藤条，动作娴熟地持着藤条来到曲檀儿身后。

啪！一声闷响。

曲檀儿身子往前略倾斜，背上硬生生受了这一下，火辣辣地痛。她一咬牙，倔强地不求饶。她在心底恶劣地想着——只要不求饶，欺负人的那位会没有快感。

果真，大夫人积累的火气得不到发泄，辱骂道：“不知羞耻的小贱人，光天化日也敢翻墙会男人？做出这等苟且之事，丢尽曲府的脸面……果然有什么样的娘亲，就会有什么样的女儿。”

“我如今不就是喊您娘亲吗？”曲檀儿笑盈盈地看着大夫人，恭敬地提醒。

顿时，周围声音静了下来，丫鬟婆子立即低眉顺眼，不敢直视大夫人愤怒的目光。

大夫人气极地吼道：“打，往死里打！”

曲檀儿沮丧，替自己的嘴贱默哀。

此时，持着藤条的婆子略有犹豫，四小姐刚被皇帝赐婚，将要嫁进八王府。真给打死便出大事了，即使留下新伤也可能会有麻烦。沉默一会儿，婆子恭敬地来到大夫人耳边嘀咕几句。大夫人先是一愣，再赞赏似的点头，旋即，阴森吩咐道：“取银针过来，不能在四小姐身上留下伤口。”

银针造成的创伤难以察觉，这一般是宫中嫔妃用来惩罚犯事宫女用的招数。

曲檀儿心下凄然。死老太婆又想出新的毒招了。

半个时辰后。

曲檀儿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她被两个婆子强压在地上，不管她如何挣扎，那一针又一针依然会接连刺在她身上，剧痛让她脸色苍白，双唇都被咬破。但是，她始终强迫自己保持一分清醒，可偏偏在这时她见到一个瘦小懦弱的妇人被下人带进祠堂。她全身瑟瑟发抖地跪在大夫人面前。

一见到这妇人，曲檀儿大惊，嗓音嘶哑地叫道：“母亲，是檀儿犯的错，和九姨娘没关系。”

“她生下你这一个妖孽，就是错！”大夫人骂道，随即吩咐：“剩下的板子，让九姨娘来替她受了。在祖宗面前谁也不得徇私。打！给我狠狠地打！”

“死老太婆，你给我记住，我曲檀儿只要不死，一定会报仇的！”

“刺！继续刺！”

“啊！……”

一夜，曲府祠堂中惨叫声不断。

据说四小姐承受不住酷刑，数次昏迷。

谁也不曾发现，祠堂屋顶阴影处隐藏着一道挺拔的身影。

直到天色将亮，他才离去。

……

月余，婚礼如期举行。

曲府，八王府，灯笼高挂，一片喜庆的景象。

繁文缛节，样样齐全，再厉害的喜娘都挑不出半点瑕疵。

迎轿，拜堂，入新房。

曲檀儿凤冠霞帔，端庄娴静地坐在喜床上。今晚的洞房花烛她会尽量避免。至于用何种办法，她心中有数。当新郎官的脚步声出现时，谜底立马揭晓。

第一招是——

“相公！……”曲檀儿一声柔媚入骨的娇嗔，比起招客的青楼妓女，还胜出两分。

这一叫，成功将新郎官的步履刹住。

“相公，是您进来了吗？”曲檀儿敢对天发誓，叫得这般媚，绝对不是春心荡漾，也绝对不是在引诱。据可靠消息说八王爷不喜欢庸脂俗粉，那么，她就庸给他瞧，俗给他看，庸俗到他一看便退避三舍。况且，身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见到自己的新婚妻子这般，脾气再好也会觉得她举止轻浮。只要他瞧不上她，远离她，今晚就算成功。

半晌，洞房里没动静。

第二招，合卺酒下迷药，喝下足够他睡一天。

曲檀儿压下心底的恶心感，又娇媚地催促道：“时辰不早了，相公，该喝合卺酒了。”

男子本想拂袖离开，却被她这么一说突然顿住脚步，缓缓从薄唇中溢出一个字：“好。”他轻撩长袍，作势欲往新床迈近。

“等等！”曲檀儿喜帕下的大眼骨碌碌地转动，“相公，合卺酒还没喝。”

“不必了。直接洞房吧，本王也觉得时辰不早了。”

听他一说，曲檀儿小脸一变，加料的合卺酒没派上用场。霎时，她急中生智，娇嗔道：“相公，好不巧，檀儿月事来了。”

“所以呢？”男子终于听出味来。他被嫌弃了？

“请相公另择寝室睡一晚。”曲檀儿终于装不下去。

“很好。”他轻淡回道。

很好？留，还是不留？曲檀儿在猜测他的想法。庸俗不行，合卺酒派不上用场，摊牌不行，那么，只能用最后一招。可是，最后一招挺毒辣，她也会跟着遭殃。

恰在这时，男子淡淡地问：“本王出了这道门，你不后悔？”

“王爷慢走，不送。”

男子拂袖离开，在离开前眼角余光飘向床尾一个角落。

须臾。

曲檀儿试探地问：“王爷，还在吗？”

屋内一片静默，无人作答。

“不用叫了，王爷真的离开了。”苏月拉体态婀娜地迈进新婚房。

曲檀儿暗松口气，抬手将大红喜帕扯下。此时再无东西挡住视线，她也是第一次看清自己的新房。比起曲府的小院，此房堪称奢华，被褥帐幔皆用金银丝线绣成，富丽精致，家具的布置连她一个外行人都能瞧出无比讲究，镂花象牙脚凳，花梨木的妆台和绣墩儿。还有，数盏银制的灯架，点着高大的红蜡烛，把新房照得通明。

接着，她从床榻站起，快步往朱漆檀香木桌旁的圆凳上一坐，拿起桌上两杯清酒倒到房内一处盆栽中，喊道：“镜心，你可以出来了。”少顷，镜心举着一条长木棍，稍显狼狈地从床尾某个角落溜出。

苏月拉难以置信地看着镜心，头皮一阵发麻，“檀儿，你该不会是要谋杀……那个吧？”

“错，杀人是要填命的，我可不想一命赔一命，那多吃亏。”曲檀儿纤纤玉手往床顶的方向一指，朗声道：“看到没有，我只要床顶上的东西掉下来就可以了。”她为了避免洞房，想破脑袋，想了好几招，最后一招是淋水。因再猛的欲火，被凉水一浇都会没了兴致。

苏月拉不敢苟同，道：“你只能想到这么烂的招数？”

“招数虽搬不上台面，可有胜过无。何况你不觉得越愚蠢的做法会越有效吗？毕竟呀，传说中的八王爷太出众太完美，他没理由会喜欢一个愚蠢又没品位的王妃。”

苏月拉顿时心情复杂，没法反驳，“你不会后悔吗？”

“不会。”

“有权有势有地位，有什么不好？”

“不好。”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就是不喜欢。”苏月拉的疑惑对于曲檀儿来说从来不是疑惑。

“檀儿——”

苏月拉还想说什么，却被曲檀儿打断了，“好了，忙一整天都累了吧，先去歇息，有话明早起来再说。”曲檀儿咧嘴一笑，素手往房门的方向一指，要她们自己看着办。可下一刻，她想到了什么，一双美目佯装可怜地望向镜心，“镜心啊，把床篷顶那盆水给弄下来吧，我怕半夜自己倒让水给浇了。”

镜心点头，照曲檀儿的吩咐去做了。

时间匆匆而过，转眼过去十余天。

三朝回门的事，曲檀儿自动忽略。周管家也曾来雪院请示过一回，曲檀儿直接说不需准备。作为当事人，曲檀儿不担心会给世人看笑话。世上除了少数人外，其余的都不是她在乎的。让曲府丢脸，是她所乐见的。

曲檀儿住在王府中最大的院落——雪院。

亭台楼阁，青葱翠竹，曲折小道，石桥架在溪水之上，雅致奢华到曲檀儿每见一次便在心底赞叹一回，比起曲府破落的小院，此处称得上人间仙境。与雪院相邻的一个院落——霜院，是八王爷墨连城未娶正妃前居住的院落，只要经过月洞门，便能见到院内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池，同样处处优美雅致，富贵荣华。

霜院，布置得严谨端庄的堂屋。

墨连城斜倚雕梅的花梨木案桌，闲适地品着香茶。精致的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壶茶具。茶，是他自己沏的，除了琴和画，他还有个爱好，便是泡茶。他谈不上特别爱喝茶，准确点说，只是喜欢煮茶而已。

屋内，还有一名面色清冷的侍卫于皓。

墨连城凝眉问：“曲江临不愿将那东西拿出来？”

“他拒绝了，说祖先有训，只能传给曲家后人。”于皓回道。

“嗯，暂时不必勉强。”墨连城淡扫了一眼于皓，而后若有所思地看向掌中握着的杯盏，杯身上细描着盛放的雪梅，颜色鲜艳夺目，十分精致。他深思一会儿，又想到什么，闲适地问：“这些天，王妃都在做什么？”

于皓一听，应道：“回主子，王妃拒绝回门，一直在雪院不曾外出。但是，王妃的陪嫁丫鬟镜心的举动有些奇怪。”

墨连城眸中闪过一抹意外，“拒绝回门？她还真不怕曲江临丢脸。那丫鬟怎么个奇怪法？”

“府里的床，差不多都被她检查完了，就差主子寝室这一张。”

“你的，她也看过？”

“……”于皓俊脸上稍露尴尬，“是。”

“有意思。查，一定要查出原因。”

“遵命。”

墨连城也感到疑惑。

她真的只是找床，而不是为了别的东西吗？

翌日清早。八王府。

鸟儿在树上啼鸣。

雪院，屋内的人儿已经早起。

镜心绕过月洞门前的六扇画满梅兰菊竹的屏风，端着热茶和点心进来，道：“小姐，离早膳还有一段时间，您先吃几块点心填填肚子。”

曲檀儿漫不经心地斜躺在桃红色的美人榻上，素腕轻抬，捏一块点心放进嘴里，问：“月拉她们呢？”

“在厨房忙着，听说在学做什么点心。”镜心回道。

“她们倒挺适应王府的生活。”曲檀儿抬头，透过格子窗棂望向外面的天空，神情满是无奈，“对了，我吩咐你的事，做得如何？”她为了方便镜心办事，甚至将一些嫁妆取出，让镜心和府上的人打点好关系，顺便打探一下消息。

“奴婢和府上的人基本都打过招呼，问过，也找过了，尚未有消息。”镜心面露忧色。两年前主子撞墙自杀，昏迷数日，醒来多出一个怪癖，总喜欢找床。曲府里大大小小、上上下下，连同曲老爷和大夫人的床榻，她都一一查看。终有一天，镜心忍不住问她怎么回事，曲檀儿给出一张图，上面画的是一张床的样式。

曲檀儿颇为失望。想起两年前，她只跟历史教授跑了一趟博物馆——听说新来了一批不知是何年代的古物，见到一张新出土的古床，好奇地躺了一下，结果灵魂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成了东岳国尚书府的四小姐。而东岳国的生活环境有些类似于古代，却又有很多不同，例如部分习惯和一些民风。

镜心见曲檀儿情绪低落，迟疑道：“主子，您有没有想过，画中的床是普通人无法用上的？我们遇上身份最尊贵的也就是王爷了。”

曲檀儿眨眨乌黑的大眼，在思考镜心话中的可能性。的确，那种古韵味浓、做工精致的床榻，不是一般身份的人能享受得起的。以前她怎么没想到？

“镜心，你没去看看他的床？”

“奴婢进不去。”

“为什么？”曲檀儿迷惑。

“因为王爷的寝室，奴婢进不去。”

“……”

霜院。院落中一处假山后面。

曲檀儿鬼鬼祟祟探出小脑袋，死盯着前方一道紧闭的寝室门，再警惕地打量着周围，“不是说有人守着吗？怎么半个人影都没见着？”

“是呀，奴婢也奇怪。”

“王爷在哪里？”

“奴婢刚刚问过了，他在书房。”镜心回道。

曲檀儿慢慢从假山后走出，直接向目标前进，因她心中急切，脚步不由加快。一步，两步……待终于立在门前，小手快要碰到门时——

“小的参见王妃。”半路，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

曲檀儿推门的动作硬生生停滞，她深吸了一口气，而后娴雅地回首，给来人虚假一笑，“原来是周管家，何事？”

周管家垂首行了一礼，谦恭道：“王妃，王爷想请您去一趟书房。”

嫁进王府之前，曲檀儿也打听过关于八王爷墨连城的事。据说，墨连城不上朝，不闻政务，不关心国家大事，每日只管弹琴、作画、风花雪月。但是，依然是朝中的各位大人物想破脑袋要拉拢和交好的对象，貌似是因当今的皇帝和太后对他颇为宠爱。

曲檀儿随周管家去书房。

刚走到院落的月洞门前，突然见一名体态纤弱的妙龄少女掩面呜咽着跑出，好似十分伤心。其身后还有一名绿衣丫鬟紧追着。

曲檀儿眨了眨美眸，低声问：“那是谁？”

周管家简洁回道：“是轻云郡主。”

这时，镜心靠近曲檀儿耳边低声道：“是安乐侯的女儿，叫赵轻云。是京中有名的美人，才貌双绝，自小倾心王爷，曾说过非王爷不嫁。”顿时，曲檀儿八卦之火熊熊燃烧。根据以往听来的流言蜚语，她总结出一点：墨连城招蜂引蝶的本事举世无双，不只府内侍妾无数，外面也桃花朵朵开。

过了一会儿，管家禀报后，曲檀儿第一次踏进书卷韵味浓郁的书房，见到传